

海外文叢

木令耆・邊緣人



OVERSEAS CHINESE WRITERS SERIES

海外文叢

邊緣人

木令耆著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海外文叢

策劃・蕭滋

執行編輯・潘耀明

邊緣人

責任編輯・梅子

裝幀設計・李淑嫻

封面攝影・黎錦榮

版面設計・馬健全

書名・邊緣人(海外文叢)

作者・木令耆

出版發行・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CO. (HK)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印刷・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利眾街四十號二十四樓

版次・一九八七年九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大三十二開(137×210mm)一九二面

國際書號・ISBN 962・04・0582・X

© 1987 Joint Publishing Co. (HK)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kong





• 少時重慶留影

• 柏克萊中學時代

• 演出魯迅的故事新編《奔月》之前(攝於哈佛, 左為趙如蘭教授)



• 與卞之琳(左五)、馮亦代(左一)攝於哈佛大學
海倫教授辦公室內。

• 華登湖畔與秋水出版社李紹蘭女士合照

雁过也！

木令者

回到京城的时候，地上已经铺满了好几寸的雪。几个月以来，我的空向位置有所改变，季节也转换了。

我最关心的是人——我的朋友依旧是无言吗？

一

我第一次遇见齐知是极偶然的，那是一个通常不会去赴约的夜晚，一个不会去返回人家。我们在一起做了朋友也就是因为他也是通才又不会去参加这种晚宴，更不会去前赴宴的人社交位。

在那一个晚上我们同时入到同一个组了例，也许就是命运

原稿纸

第 页

中决定我们的友谊应当在那样一个平凡的晚上起了第一步。在众人中，我们同时直觉的感到他和我们都属于这样的场合，也不可断的去同疏。我们自以那个晚宴的交识便是如此合理，自然的一件事。

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他晚上似乎有飘忽的神情，美国像这种花的空向表情。他并不显得不安定，也没有失神的态度，他的眼睛既安定又明亮，有一种强烈的凝视，可是并不是对眼前的凝视，而是超越空向的凝视，高山越麓，腾云飘渺的烟二目光。

这烟二空向目光便吸引住我。

目次

1	自序
3	清晨，三十年後
16	最後的一封信
31	美國之夢
42	卡米，我與婚宴
50	「母親不回來……」
54	欣其亞
69	禮貌的對白與芝麻湯丸
79	塞壬的歌
91	留在柏克萊的謎
109	邊緣人
127	雁過也……

169 156 141

兩雙眼睛
病玫瑰
「念祖」

181

作者簡介

自序

僑居海外三十多年，所見所聞的華裔同胞在美國社會中的經歷，常常使我對華僑在海外生活的心理精神狀況有所了解，進而也感到其中的深刻意義。

那種共同的經驗——僑居，和那擺不脫的感情——我們都是中國人——造成了許多精神上的矛盾。

僑居的經驗也是一種「異化」的經驗，這是西方先進社會常常會令人感覺到的滋味；由於科技的飛騰過渡，這滋味給人一種脫節感。

僑居的經驗也是離開傳統文化移植異鄉風俗的各種甜酸苦辣滋味。在這本集子裏面的人物，有些是來自南洋的華僑，有些來自台灣和香港，有些來自中國大陸，他們共同感到的也是近代中國的多難多舛，可是在心底深處，他們永遠不能否認自己所來自的祖系文化精神，他們也很難於超脫民族的意識。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爲什麼在美國的華僑有這樣強烈的民族文化感呢？這種感覺在無形中造成了許多心理感情上的負擔，也造成了適應新文化與新環境過程中的矛盾。有些華僑企圖忘記自己的民族意識，和脫離祖國文化體系，結果是造成內心深處的許多痛苦和衝突。

這本小說集並不想解答許多僑居的問題，而只是企圖描叙海外華僑精神上的經歷里程。這裏也並不想記載華僑的血淚史，而只是想從生活上許多片面去探索他們的精神與感情。

在這本小集子裏，我期望能記述一些華僑的心靈歷史。

清晨，三十年後

深灰色的牆，二十世紀初葉西歐式的建築，法國梧桐夾道，在深夜的黃色燈下，這一切顯得異常幽暗，纖綿；有如在薄薄一層燈光下映現出不少舊人物，往事——法租界，日本佔據的上海孤島，解放前紙醉金迷的混沌……。

一眨眼，燈光幻滅。

清晨，街上奏着曲子，極有節拍的曲子。人羣中男女老少作着體操，似氣功，又似太極拳，又像西方的芭蕾舞。一個強烈的慾望衝襲住我，我幾乎蹦蹦跳入人羣，將身子投進音樂的空間旋動。

老媽媽們，你們好雅！

我跳不進去，我不屬於這新的時代，新的羣衆。

清晨，我早起床，這是爲了再一次的去追尋我離開了三十年的一個記憶——一個極其親愛的老媽媽，我的外祖母。

我走在霞飛路上，趁清晨人羣還沒及到擁擠的時辰，我去，我去再探望一次外祖母最後的一個家，最後的居屋。

她死在那兒！

是的，這一條是從前的霞飛路，三十年前的清晨，我每天要走過這一條路去上學；身背後掛着一小書包，身上穿着一件小皮大衣。我又是多麼憎恨這件笨重的小皮大衣，可是班上的女學生全興穿皮大衣，否則，便惹得人嘲笑，我多麼討厭這學校和這些虛榮的，擠在一起忸忸怩怩，以後都得去做少奶奶的女孩子。

外祖母一定要我喝完熱可可，可是我一喝便煩燥的叫起來。

「好熱呀！」

每日清早，我急不得待吃油條，那脆脆的，香噴噴的，多好玩的支條形狀，我嚼着它，再咬緊一口，同時用手死勁一拉。

外祖母一早便起來忙呀弄呀，她常常在廚房裏忙碌，整日不停手指，也不停腳，甚至於在園子裏種花挖土，修理屋裏這個那個。

「外婆太不安份守己！」媽媽時常抱怨的說：「別的老太太坐在那安安靜靜的養神。」

外婆牙齒很好，記得她喜歡衲鞋底，厚厚的棉鞋底，她用牙齒咬緊一支粗針狠命的頂過去。

「怎麼不做點刺綉呢？」媽媽反勸着外婆。

其實外婆畫得一手好畫，都是一些刺綉的圖樣，惹的我總找她畫花朵和鳥兒，我好拿去塗顏色。

一個清晨，我在三樓的臥室窗口看見外婆站在外面，她是翻過涼台爬到我三樓的臥室窗外，她站在三樓牆沿栽種着花盆。

「外婆！多麼好玩呀！我也要爬出來！」我興奮的嚷着。

「別胡鬧，你媽媽曉得了要嚇昏頭。」外婆說。

外婆叫我別胡鬧，她自己呢？

我從一個窗戶追到另一個窗戶，跟着外婆在屋外的牆沿跑。

外婆是多麼的勇敢！

外婆碰到強盜和日本兵也是理直氣壯的毫不畏縮。有一次強盜撞進門來，她被迫拿錢出來給強盜去，她一手掏錢，却趁強盜急於接過錢時，使用另一手將一疊鈔票摔在地上，即刻用腳掩踩住，趁強盜不注意便踢入床底下。

如果不是被人阻止，她還要去跟日本鬼子拚，日本鬼子打了她一記耳光，她恨恨不忘。

這，這都是三十年前發生的事情。

那裏，現在不叫霞飛路。

我踏在柏油馬路上，一些也記不起三十年前走過的街景，舖子，房子，我對這一些也不熟悉。我只知道外婆是在那間屋子斷了氣，那間屋子不是三十年前我曾住過的屋子，外婆搬了家，聽說她曾經抱怨：又搬家，住的好好的，又搬什麼家！她完全不理解搬家的必要。

她愛看越劇，京劇，大戲，也愛看美國電影。她常常帶我去戲院，她將我放在椅子扶手上坐。美國電影全說英語，她聽不懂，可是她喜歡看，她還講解給我聽。

「這個是壞人？」我問。

「別吵，這個是好人。」她噓我。

就爲了她喜歡在上海看戲，她不肯跟我們去海外。

「大小姐，」她向表姐抱怨：「外面好熱鬧，我要去涼台看看。」

急得表姐忙哄着她，外面確實是熱鬧，是文化大革命的大騷亂。

可是她忍不住：「大小姐，你不要管我。」

她常常站在涼台上觀看，弄裏忙忙碌碌，擁擁擠擠，熙熙攘攘，吵吵罵罵，她都愛看，好像在看電影，比電影來得更立體，好像是看舞台戲，比舞台戲演的更逼真。

她便這樣，一年一度的看戲，看活戲，可惜她來不及親身講解這些戲給我聽！

「那個是好人？」我會同樣的問她呢！

她會像在黑朦朦的電影院內一樣的噓我？

她懂嗎？她懂得什麼是文化大革命嗎？我現在常常會去猜測她當時的心緒：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扶着一枝拐杖，憑着欄杆，俯瞰樓下的街景。好像她是在月球上的老人，遠眺着地球上的一些頑皮孩子。

「別胡鬧，別瞎胡鬧！」我記得她急怒的吼喊，陣陣的吼喊，像青天劈雷，着實鎮壓住許多頑皮的惡作劇。很奇怪，我多麼懷念那焦雷一樣的吼喊，在記憶裏，一個親愛老人的怒喊，也變得多麼親切，多可愛的劈雷！

親愛的吼喊，親愛的責備，親愛的拍案，那一支親愛的手從來也沒打下在我身上。

「大小姐，你不要來管我。」她這樣稱呼表姐，不知道是尊敬呢，還是諷刺呢？有一次表姐管不住，她獨自跑上街去看戲，黑夜回來竟在街上摔跌傷了腿，急得「大小姐」怒也不是，心疼也不是。

「這個老人也真奇怪。」表姐說：「醫生治療不久，摔斷的腿骨又長好了，一大把年紀，這麼快便長好了，碎骨傷，真正奇怪！」

從此「大小姐」一定要管。她向外婆說街上戒嚴呢，出去不得。

可是外婆獨自站在涼台上明明看到那麼多的熱鬧戲，有武術表演，也有吊嗓子的叫喊。

「冬天呀！別站久了。」我忽然關切的想到她那有一頭白髮的慈顏，正被寒風吹着。

「外婆，進來看電視吧！」如果今天她還在人間，我會這樣的去涼台喊她。

她將會多麼的興奮！她不需獨自一人偷出去看戲，她只坐在沙發上，按一下開關鈕，浮現到眼前便有她愛看的評劇、越劇、紹興戲、話劇，她會看得樂呵呵，她也會看得淚汪汪。

也許她也要看「Follow Me」，也許她學起英語來。

「多麼不安份守己！」媽媽又要抱怨了。

「大小姐，」外婆躺在床上嚷，雖然她行動已經不方便，可是她的嗓門還很震人心耳：「拿相片來看！」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浩劫中，表姐將相片藏在屋簷上，她知道這些是外婆愛看的相片，她站在櫬上，伸手到屋簷隙縫裏，摸掏出一束相片來。

「大妹。」外婆忽然叫起媽媽來：「姍姍，小咪……」

外婆輪流叫着海外的女兒和外孫女們，那鬆皺的手一張一張的拿起相片來看，那一些快要褪色的相片。相片上映影一個秀慧女人，身旁緊偎依着三個孩子，三個外婆親手帶過的孩子。照片中的婦人，短髮斜遮蓋着眉毛，正微笑着的、親暱的用兩隻手膀圍攏着孩子。外婆眯着眼，嘴角向上彎勾，她點點頭，拿起照片重新又看一遍，她沒有說話，由回憶帶來的溫馨在沉默中薰陶着她此時的心靈。

日本鬼子打來，上海淪陷為孤島，媽媽帶着兩個大孩子潛逃而去，剩下的小咪，年幼體弱，託給了外婆照顧，祖孫兩人相依為命度過那漫長的淪陷區日子。

有一日，來了一位客人，客人與外婆唧唧嚶嚶的談了好一陣子，客人走後，外婆臉色慘白，雙眼也呆直的瞪着。

「外婆，你眼睛怎麼樣了？」小咪搖晃着外婆的手膀。

「他說你媽媽已成了日本人的魚肉……」

「什麼是叫魚肉？」小咪惶恐的忙問。

「魚肉，這個我也不懂！」外婆回答，兩眼仍舊直瞪着。

忽然外婆從椅子上倏然站起來：「不懂，我不懂，我也不相信，這個人胡說。」

「外婆，你說剛才來的伯伯胡說？」

「胡說？別胡說！」外婆突然甦醒，望了小咪一眼，「沒事，你媽媽沒事，我心裏覺得她沒事，她很好！」

小咪睡在床上，從被窩裏伸手抓住外婆的手，那一隻皮鬆皺起來的瘦手，小咪自從離開了母親，便一直抓住外婆的一隻手睡覺，半夜夢中醒了，發現外婆的手不見了便即刻伸過手去尋找外婆的手。外婆的鼾聲頓時被打斷了，她忙伸過來她的大手，將小手緊緊的握在裏面，像一片大荷葉將嫩幼的小葉包庇住。

過不久媽媽派人將外婆和小咪也帶到了後方。

「外婆，外婆！」我喘着氣嚷着。

「外婆來了！」媽媽高興，笑得更加溫柔：「今天你也別去上學了！」

其實，一星期內我總有兩三天不去上課，後方的陰霾，或許就是古人說的瘴氣，使我時時犯病。外婆來了，也睡進來我的房間，她看見一個氣喘得臉色發青，雙眼深陷的孩子，她也收斂了她的歡笑。

她常常朝着我探望，一道關切的目光，好似在察測我的病狀。她的雙目凝視着一個上氣急進，下氣抽不住的病孩子。

「吃藥！」我忽然看見她一隻顫動的手，伸過來一個匙羹到我嘴邊，匙羹內堆滿了麻黃素。

我的氣喘停止了，呼吸緩慢而輕微，一顆心無力的跳動，我感到無上的舒解，我躺平在床上，虛弱得雙眼